

代輓 弔念沈參謀總長一鳴同學

· 盧耀欽 ·

中華民國一〇九年元月三日凌晨
空軍官校二一六〇期盧耀欽（洛桑）
於松茂河馬野山農園旅次

上面這個圖案，標記著我的軍校同學沈一鳴，從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初任中尉飛行官起，到民國一〇九年元月二日，在上將參謀總長任內空難殉職時為止，長達四十年又四十七天從未間斷的報國生涯。

此刻是凌晨兩點五十一分，我靠在清泉橋附近一座小木屋的床頭，窗外南湖溪嗚咽的流水聲，讓我心痛得難以入睡。只好拿起手機，在混亂的思绪中，輸入文字，以梳理我糾結的心情。

做為中華民國空軍培養的職業軍人，從空幼到空官，唸了七年軍校。畢業迄今超過四十年，這期間，我總共失去了九位傑出的飛官同學。其中兩位吳富景中尉與沈一鳴上將，他們因公殉職的時間相距了近四十年。

都說「青雲有路，志為梯。」是的！我們這些同學，都懷著遠大的志

向，通過無數次考驗，終於得償夙願，一飛沖天。然而，就在青春最美好，或是生命最燦爛的時刻，從長空殞落。他們的生命軌跡，或短或長，但錨刻在我的魂魄裡，都像永不消散的「凝結尾」，在碧空中閃閃發亮。

在大學任教，我常常對學生提起自己從師長那邊所認識的空軍英雄。可是，留下高志航、沈崇誨、李桂丹、陳懷生、歐陽漪芬……，這一大串名單的動盪年代，距離他們已經太過遙遠。這些名列「笕橋英烈傳」的歷史事蹟，在孩子們眼中，頂多只是塵封畫冊中，一張張微不足道的拼圖而已。

可是，當我說到「每次去碧潭，都會到對面的空軍公墓去看我的同學」時，教室裡面浮躁的情緒，瞬間就會被凍結。

我常常想：「英雄……很遙遠嗎？」其實，英雄就在我們身邊。

先說吳富景……

民國一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，我帶著一批學員遊旗山老街，正

興高采烈隨意閒逛時，無意間，竟然一腳踩進我記憶迴廊的深處……。

那是一座位於中山路上的三合院，是我空幼、空官學長吳富堯（二〇五九期）和同學吳富景兄弟，以及他們的堂兄弟吳坤明三人從小生長的院落。

在入口處，輪椅上端坐著一位滿頭白髮的尊長，向「她」問路，才知道「她」原來就是富堯和富景已屆八十七高齡的老母親！

民國六十九年暮春，吳富景在臺東外海操控T-54執行例行演訓任務時，因不明原因墜入太平洋深處，至今人機俱未尋獲。

他是我們二一六〇期第一位被選赴美國參與「海岸巡防隊」（The US Coast Guard）國際交流訪問計畫的同學。不幸的是，他也是我們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走出復興崗後，第一顆橫空殞落的流星！

民國六十九年十月，在官校學生大隊當完值星官後，我專程從岡山騎機車去了旗山，站在吳家經營的五金行對面，暗中探視痛失愛子的伯母。

才睽違數月，她的一頭青絲竟已髮鬢斑白。見她獨自枯坐店內，神情黯淡。為了避免她觸景傷情，思考片刻之後，選擇默默離開，不讓她知道

富景的同學曾經來探望過……。

三十八年過去了，我已邁入初老之年。沒想到兩年前的那天晚上，會在不預期的狀況下，重新見到吳伯母、吳富堯學長以及隨後趕到的吳坤明同學。

吳家一門三傑，國中畢業後都進了空軍幼校；但是，人生經歷的軌跡，卻是迥然不同。

比我們高一期的富堯學長勤謹好學，為留英博士，從航發中心退伍後已在大學任教多年。富景英年早逝，衣冠塚安奉在碧潭空軍公墓。

幼校三年都和我同教室的吳坤明，數理科領悟力極強，以前是我的小教官，常常在考試前幫我輔導功課。沒想到，他在鳳山三軍六校聯合入伍訓練期間，在出公差挖黃埔湖的淤泥時，感染罕見的細菌性心臟疾病，很難治癒。結訓回岡山後不久，因健康問題，不得不離開官校，獨自面對不可預知的未來。他至今未婚，常年在老宅和醫院兩地之間奔波，獨力奉養年邁多病的雙親。

續談沈一鳴……

民國一〇九年元月二日，就在我上山途中，開車經過宜蘭員山鄉路段時，新聞廣播傳來參謀總長沈一鳴上

將，因座機墜毀不幸罹難的消息，地點就在我曾經走過的桶后越嶺古道上。遽聞噩耗，讓我噙著滿眶淚水，努力握緊方向盤，一路哭到梨山。

當年孔子聽到顏回猝逝的消息，直呼「天喪予！天喪予！」大概就是我一直到現在還無法平復的心情寫照。

沈總長和我民國六十一年八月底在東港一起入伍，為空軍幼校二十一期。就在穿上麵粉袋縫製的「革命大內褲」，腳蹬「聯勤黑豹」膠鞋的那一天，我們被編入同一區隊。晚上在「藍天俱樂部」對面六號樓的大通舖就寢時，還互相饋贈彼此的鼾聲。不過，通常是我給得多，他給的比較少。入校初期，夜裡還常常聽到幾位同學偷偷啜泣的聲音。畢竟，我們只是十五歲的孩子，很多人都是第一次離開父母……。

據說，沈一鳴父親是工程師，因工安意外過世。身為長子，為減輕母親負擔，好扶養弟妹長大，才捨棄唸建中的機會而來唸空幼。因為這樣，才會與我這個國中期間爛到底，走投無路才進軍校的極品渣男，在大鵬灣畔相遇，從此結為沒有血緣關係的異姓兄弟。

當時，他的偶像是李小龍。一有空，就會拿出私藏的「傢俬」，學電

影《唐山大兄》中的招數，嘵嘵赫赫、左右手交替，把雙節棍耍得虎虎生風。當然，功夫還沒練到家，有時候，也會K到自己的後腦勺，腫個包，然後痛得哇哇叫。我雖然也愛運動。但是沒有他勤快而有恆心，所以表面上雖然常常吐槽他，但內心裡，實在很崇拜小腹有六塊肌、腰間有人魚線，而且總是笑眯眯，即使擔任實習幹部，也不會藉故修理人的他。

軍校七年，老沈唸得輕鬆愉快，上課、出操、運動、擔任鼓號樂隊最帥的「信號鼓」，還有國慶閱兵時的實習大隊長，永遠走在隊伍的最前頭。他不愛炫，但在一堆人中，總是可以見到他在同學中從容自在的身影。至於我呢？因對理工科毫無概念，一到火燒屁股的期中和期末考，連續幾晚的懸樑刺股還不夠，臨場還得靠幾位夠義氣的兄弟，捨命給予「火力支援」，才能超低空掠過，總算順利過關沒有被當期，熬到了畢業的最後關頭。

畢業那天，老沈以第一名成績代表同學上臺接受證書和頒獎。即使是那麼風光，也沒有「一鳴」驚人，因為，大家老早就習慣了，只有他，最能代表二一六〇！

說來慚愧！我的排名是第一百一

十三，正好是畢業總人數對折後的第一名，只好自詡為「人渣狀元」，讓自己覺得很有特色，很爽！

畢業後，他掛著飛行胸章，走飛官的「天龍」旅程，我則留在母校帶六十四期新生（中正預校一期），認真地在「地虎」的荊棘路上，匍匐前進。

講到這裡，忍不住要插播一段：「拍謝勳！現任空軍司令熊厚基上將，能有今天的成就，阿北當年幹區隊長時，對他們整整噴了兩年半的口水，並且經常施予『全窯燒烤烘焙式』人格教育，不無微勞蛤！」

畢業九年後，也就是民國七十六年底，我奉派「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」（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）駐美代表處擔任二等秘書，接待過許多軍售留美，返國前專程來華府參訪的同學。白天帶他們去雙橡園拍照留念，晚餐後則到夜店看「Topless」的「美國土風舞」，以增廣國際見聞。沈一鳴也是其中之一。

民國八十年任滿調返後，我在外雙溪席開兩桌，邀臺北附近的同學餐敘。當時大家都已是校級軍官，任務日趨繁重。之後，因升遷、調職及業務敏感等因素，較少連繫。同學們一

個個有如寒夜孤星，看得到對方在工作崗位上各自閃亮，卻很少聚在一起分享彼此的溫暖。

民國九十三年，擔任上校級主管後的次年，由於時局變遷、家母病篤，以及個人志向改變等因素，我多次婉謝外派升遷的機會。十月一日，自賦「歸去來」離開政府，展開在淡江大學和社區大學「毀人不倦」的教書匠人生，並浪跡山林荒野，拍攝蟲魚鳥獸迄今。

這段期間，正是沈一鳴同學從聯隊長、作戰部司令、空軍司令，一路承擔重責大任，最後榮登軍人最高職位參謀總長所行經的艱困旅程。

重溯老沈和我等二一六〇同學們的前塵往事，讓我感慨萬千！現在終於明白，什麼叫做境遇和人生。並不是所有的努力，都能得到相當的回報。但是，年青時付出過努力、流過汗水、冒過險、看過一些平常人看不到的風景，至少覺得不虛此生！

今晚，在錐心之痛中，我從雲端硬碟裡挖出這首民國一〇七年冬天回官校參訪後，在岡山寫成的詩作，以祭奠老沈和其他八位正在天上迎接他的兄弟們的亡靈。

謝謝你們！謝謝你們陪我走過不一樣的人生道路，讓我覺得自己活得

有價值，不再感到孤單。

老沈，還有其他兄弟們！請安息吧！你們在人世的任務已經結束了。

最後，謹以這首我凝煉了四十一年歲月所寫成的短詩來祭奠你們。願你們的英靈，在諸天神佛的護佑加持下，繼續看顧在空中地面執勤的同胞姐妹和弟兄！青冥有路，有一天，我們終將在天上相見。

敬禮！
中華民國退役空軍上校盧耀欽

《再別寬橋——寫給我們已逝的豪情青春》

闊別岡山逾卅載
青青子衿鬢霜白
溧山紅日依舊在
昂揚歌聲寄塵埃
此生飄飄知何似
天地沙鷗去復來

本刊啟事

陳文樹先生所作之〈水湳機場的演進變遷史（下）〉，因本月號以追悼「〇一〇二」殉職將士紀念專文為先，順延至三月號刊出，尚祈見諒！

空軍司令部文宣心戰組 敬上